



文 集

欧 阳 山

第二卷
中短篇小说

欧阳山文集

第二卷：中、短篇小说

（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九年）

花城出版社

欧阳山文集

(第二卷)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6插页 30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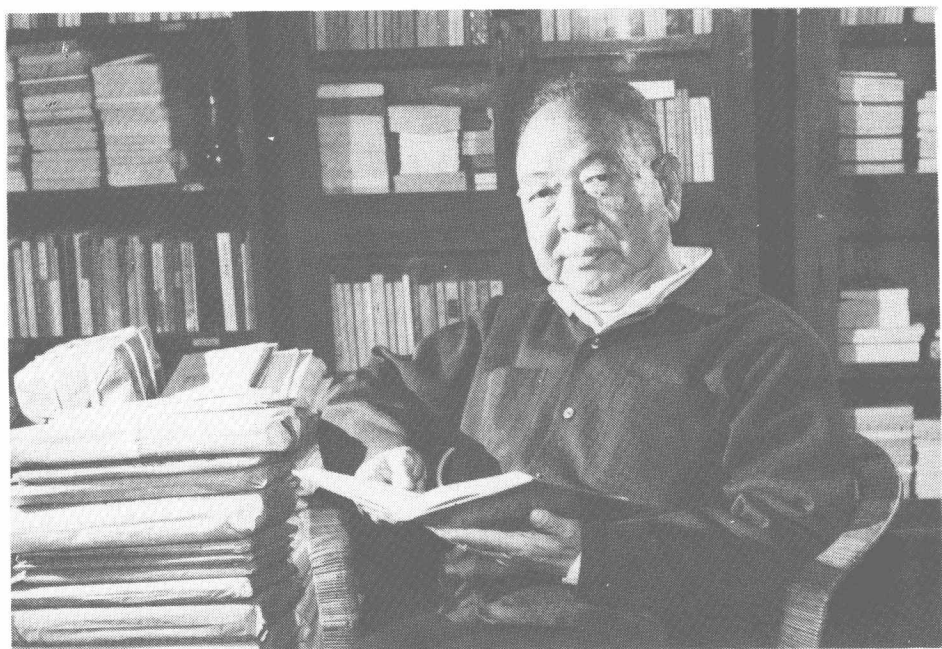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360—0090—1/I·87

平装定价：3.45元





作者在翻阅资料（1986年）

1938年作者
(前排左起第二
人)与广东战时
文艺工作团全体
人员合影



1936年作者参加鲁迅殡仪 (手持殡仪横额穿长衫的是作者)



注意：本報不取分文... 凡有特別困難請向本報...

編輯、出版、發行：廣州文藝社

定價：本期大洋二分，全年大洋一元。不另收取寄費，郵票十足通用。

純文藝週刊

廣州文藝

創刊號

本號兩千份 定戶提前星期寄發 各代售處星期日發行

各大書局雜報學校號房皆有代售 通訊處：光孝街廣益巷廿三號

廣州文藝社啟事

本社啟事：本號啟事，經過籌備，現已出版。本號定於每星期日出版一次，初其時每禮拜兩千份，事畢上星期四即可刊出，長年定有提高新書，所以與普通雜誌較優，定閱全季比較便利得多。

上海每月小說社啟事：本月九月，本社出版，但事因西曆是禮拜四，為希不致有誤，現將出版日期已往申報刊登新聞上刊登了出來，各報來函定稿也有五六十，其間當將每月小說社一期的稿子，總算不多採完，次日的即是上海華亞印刷公司。

本判定價每份大洋二分，全年五十二期，運費大洋一元，不折不扣，如雜誌在事，郵費可以平足通用，但以平分一分五分爲限。本報每冊每月結算一次，對時另定地點，憑私章領取，所以文藝社要嚴看私章，以免冒領。

但事實上說法不難做到的，因為那時候半涉互人關係，不能夠公開發表。客應給定不向書：竹尺和鐵錘，並其目視，已經完全寄出去了。此，其來就幾十塊錢，當時無法退回。現在本此決定一個辦法，將以前所定每月小說書款，完全移交給廣州文藝社，以備的充實就作爲廣州文藝社的定戶，這其辦法不一定能得大家滿意，不過本此非將書者以這種想個假想事，以後有機會，還來補給利和，請讀者接到該刊後，寫一封信給該社，否則作爲題單移理，以後即停止寄書。

上海：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廣州：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北京：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天津：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漢口：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濟南：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青島：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煙台：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濰縣：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周村：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博山：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淄川：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沂源：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臨沂：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費縣：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平邑：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泗水：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臨沂：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費縣：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平邑：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泗水：內容豐富，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1936年—1949年)

崩决	429
明天的艺术家	511
弥弥满	539
娃娃们	580
鬼巢	594
一 奇怪的朋友高刚	594
二 小旅馆的夏夜	608
三 那样一间影戏院	614
四 谣言	622
五 第一夜	630
六 荔冷河的姑娘阿莲	635
七 第二夜	640
八 程六	649
九 第三夜	654
赌徒	660
饥寒人	671
一个广州人底迷惑	682
皱眉的射手	704
三水两农夫	716

好邻居.....	726
爸爸打仗去了.....	734
扯旗树.....	741
愁城.....	756
乌与白.....	776
世代冤仇.....	790
米与规宁.....	799
农民底智慧.....	805
流血纪念章.....	818
黑女儿和他的牛.....	843
小伯温.....	856

卷首插图

作者在翻阅资料.....	一
1936年作者参加鲁迅殡仪.....	二
1938年作者与广东战时文艺工作团全体人员合影.....	三
《广州文艺》创刊号.....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崩 决

所有的人都听见了赖津底一声猛然的叫嚷，从睡梦里慌张地坐了起来。他底声音是刚强的，带着绞扭和撞碰的音响，在空旷而开朗的山地上，好像一串用烦恼和痛恨铸成的铁环，互相连扣着，蓦地被抛上半空中。跟着有二三十个男子底叫嚷升腾起来，那嘶哑的，疲倦的，但仍然非常宏大的声浪越涌越高了。

梅二能，一个五十多岁的驼背的农民，好像一个皮球似地跳起身，一把提起他那个三岁大的女儿阿添，用蒙着粗厚的茧皮的赤脚踢他老婆梅二嫂底脑袋，一面咒骂着：

“钻进泥土里面去，永远睡在那里吧。——不就坐起来。你是死的——活的呢？”

四五十个男男女女赤着脚，披着破烂的衣裤站了起来。在潮湿的泥土和阴冷的夜露中间睡过一夜（和这一夜前的许多夜）——他们底腰背部都佝偻着，患了风湿病似地，不能够挺直。每个人都用最直接的动作抢起剩下给自己的东西：土制的瓦碗，小风炉，当作灶炉用的砖块，镰刀，破烂的（应该到秋天才用的）夹衣服，装着山芹菜，野香菇，和水苕菜的小竹篮；有些人忙着拆除用树枝和棉絮架成的小帐幕。

焦顺一手拾起那把小斧头，挪在腰间；随后谨慎地整理那赭灰色的长长的鱼网。他是一个焦黑的年轻小伙子。宽阔的扁平的前额，厚的鲜红的嘴唇向外突出，凹陷成小坑的锐利的眼睛毫无拘束地转动着。喜欢爬树，活捉许多小小的昆虫。当他在树上和人辩论的时候，他表现他底聪明，机警和诡异的才能。他底阔大的手在鱼网上迅速地动作着，好像他要拍掉那上面的尘土。

只有徐溪伯是一个例外，仍然睡在地上。他底身体短而厚，一个虾公一样钩卷着。穿着染黑了的卫生衣，蓝布长裤子，用些干枯的树枝盖着赤脚和光秃的脑袋。从树枝里伸出头和一撮灰白的（虽然不是老年的）胡子来。他不大热心地叫喊着：

“是今天了？——大家都要死了么？”

离开三四丈远，徐福太爷底孙子阿提哭吵着要求食物，别的孩子也跟着哭叫起来了。徐福太爷因为没有办法回答那简单的要求而狼一样地尖声嚎叫着：

“谁好好地想个法子！行行善事！叫他们别哭！——谁呵？”

“就算是我吧，——你打算叫谁呢？”

徐溪伯懒懒地坐了起来，这样回答那老头子。他从卫生衣袋子里掏出一包熟烟和一些烟纸，细心地拈起一撮黑色有油光的烟丝，慢慢地卷。举起头望望天色，从各种云彩底分布和密度来推算这一天的天气。

徐福太爷抢去了他底烟丝和烟纸，把那些东西丢下地，用脚重重地踹，踹到松软的泥土里面去。

“我是你底长辈，我告诉你阿溪。看你敢划一根火柴！”

“好，”那中年男子缩起上唇回答了，“那么我贺你多活几天吧。”

箩斗岗是一个馒头一样的圆顶小丘陵，位置在离开西江中部五里的维化村底南部。岗底周围约莫只有半里长，满满地种着松树。——它们以整齐的长度和密度的排列拱卫着那小山。有两条路半隐半现地穿过长满粗壮的绿草的山坡，一条横过山腰斜斜地向下延伸着，走过一个竹笋园，可以通到维化村，现在已经给水淹没了；一条依相反的方向爬上烧猪岭，一直可以通到邻近的几县地方。

烧猪岭比箩斗岗高出十几丈，上面有更大的形状丑陋的榆树林，许多较小的山柎树挂满洁白的细碎的花朵。穿灰色衣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巡逻兵时时在树林间出现。他们把一支红边的蓝布旗子插在地上，躲在树底下睡觉，或者吹起银哨子，做出吼叫的怪声，一到晚上就不知道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将近一百个的维化村耕家的老小姐虫般地露宿在箩斗岗上。——不可避免地，整个山岗被践踏到不成样子了。

最先做出警告的叫嚷的赖津给十几个同村的人围住不断地责骂。

“好了，现在我起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呢？”剪了头发，身材高大的年轻姑娘赖娥切实地非难他。她是赖津底姑辈。她举起一只手预备钳赖津底大鼻子。

“不要卖弄这些全无价值的聪明！——你知羞不知呢，大汉子？”梅二能指那些受了惊吓的小孩子们给他看，说：“那些废物——和那些女人都闭着嘴，只有你好意思大惊小怪吵起来！”

从别的一群姓梅的和一群姓赖的互相诋毁着：

“太阳还没出来呵，合家铲！”

“太阳为什么要出在你们头上？你们会造子弹，又认得县官，包收起地税来只晓得有地，好久以前你们就不要太阳了！”

“你们都是骗子。有枪的时候杀人，没枪的时候诈死！……叔父和侄女……记得吗？”

“姓梅的也叫喊过的。”

“我先是听见别人喊，后来……我怎么知道是一回事呢？”

赖津忙着对大家解释这件事底经过：他当时忽然觉得脚下有一股冷气，他马上知道了那是水，便忍不住叫起来。……

“我是一番好意。水来得急来得慢，谁也不能够预先知道。昨天晚上临睡的时候，我想至少离我有四尺……它到底会不会马上把箩斗岗盖过了呢？如果把你们淹死了，阎罗王那里又会有人告一状，说我黑心不做声……你看！”

他把他底证物对大家扬起来。一张线织的珠被，缺了一只角，有许多破洞。半截沾上深黄的泥土，已经浸湿了。

天空慢慢地由青灰色变成乳白色，四周也逐渐暖和起来。在远处，黄色的浑浊的水浸没了整个本来是绿色的夏季的乡村。竹笋园里露出一一点竹树尖，在微风里晃荡，好像几株小草，红色的蜻蜓在上面悠闲地旋转着。维化村中十几间高大的房子还从水面冒出三角形的尖屋顶，和无线电收音机用的长竹竿。它们是属于被耕家们所熟知的人物，像梅大善士，赖乡董和徐副团长等人的。禾田沉重地坠入水底，但仍然不甘心地挣扎着，翻动着，在水面腾起无数的旋流的涡洞，从这里传出它

们最后的绝望的呼唤。邻村和邻县的重叠的小山都变成小岛，浮在可以望见的远远的天边。……

天刚破晓的时候，远远近近的水面上都笼罩着肥厚的带紫色的雾气，现在逐渐澄清了。残留下来的就和棉絮一样缠在伸出水面的树丫中间，把枝叶压得几乎要倒垂下来。

除开岗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生物底活动痕迹。周围那些从西江溢出来的浑浊的河水愚蠢地盲目地冲击着，以残忍的傲慢膨胀着自己的流动的身体，并啮碎、吞咽了维化村底农民们那些茅屋、家具、猪槽、鸡圈和禾田，——一切喜悦和仇恨，一切属于他们的有益和有害的生物，一切为他们所开辟的街道、池塘和院落，一切为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的成果。河水又把人们驱逐到箩斗岗脚下，使他们蛆虫一样挖开那些湿松的泥土，延长着各自的生命。

水面上漂流着小草、破席，连根腐烂了的小树，肿胀的、变成各种可怕的颜色生物底尸体——人的或畜生的。它们一大半浸在水里，只有一小半浮出水平面上，湿漉漉地恰如一些吹满了气的布袋。凝冻了的褪色的血块满布在它们底皮肤上，成为紫色的，淡红的，或灰色的斑点。这些尸体被活着的人叫做“海马”。

焦顺，那会打鱼的年轻人，从没有被冲去的远远的一个屋顶，——横斜地交叉着仆倒的树木和漂流到那儿被搁住的茅屋顶的那个地方，发见有一只小船似的东西流出来了。它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是灰色的，被关帝庙底尖屋顶挡住，一会儿又一挺一挺地浮出来。

“有船来了！”他第一个叫起来。他放下自己的鱼网，背转身跑上岗顶去。人们开头只相信那是另一匹“海马”，往后看清

楚了，那的确是一只船。而且船上有人，又有许多物件堆放着。

人们跳跃着散开，又重新聚在一起。他们站在各自的地位上观察着那只来船，纷纷说出自己对于它的揣测。

“要是从县里赈灾衙门来的，他们有米、盐和火柴，那些契弟（骂人的话）！”徐福太爷抚摸着他底孙子阿提那多毛的小脑袋，说：“谢谢天，叫他们通通给了我们吧。……我们按着年岁底大小分……”

“不是按村子里的排行，梅赖徐焦这样分下来么？”一个姓梅的这样问了。

“水灾又不认大姓的！”有一个叫做焦贼的中年人，本来做着更夫的，说：

“不要争了。你们通通拿去吧。我们看着你们吃。姓焦的死光了，不过没有打更的和做帮忙的就是了。现在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

站在一边，徐溪伯懒懒地批评道：“没登天子位，先动杀人刀！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蠢出个眉目来呢！……索性大家动手抢吧，大家都本事——都靠本事活的。抢好了之后谁有钱的不必做声，出钱买就是了。”

“一句耕田佬的话！”但是他胜利地笑嘻嘻地捧着饿扁了的肚子走开了。

“船头摆着一个水缸呵——喂！”大家听见焦顺在岗顶上这样叫嚷着，才敛着呼吸静默下来了。

害着热病，一直躺在地上没有起来过的徐星和星嫂也兴奋地转侧着身体。丈夫是一个生满络腮胡子的男人，从前在省城

做过电灯厂的打磨匠，后来回到维化村在徐团副家里当厨子的，瞪起一对鲜红的眼珠子望着那皮黄骨瘦的老婆，颤声请求她：“……你试试看能不能爬起来。他们吵什么呢？——我再饿下去就要完了！站起来，用力试试看呀！不要叫那班狗东西忘记了我们！”

他做这件事情喜欢轰隆轰隆这样开头，性子非常急躁。西江水一冲崩基围，他就主张全村的人逃到省城去向衙门请愿，但全村的农民都怀疑那样做的可能性。……村里稍为有钱的人家都走光了，他就发起很高的热来，跟着他老婆也病倒了。他们把他两夫妇抬到箩斗岗上，用所有的旧衣服把他们盖起来，再直盖到再看不见人影。

“喂！有姓徐的人没有？”他重新颤声呼喊着，“扶她站起来。帮帮她。”

焦泡，没有工作的年轻的游荡人，蹲在他旁边发怒地回答他：

“姓徐的都到前面等着抢米去了。你叫她站起来干什么，她抢得过你那些弟兄么？……留一口气在喉咙里慢慢牵着吧！——我答应，如果我拿得到，分点给你们。”

那只小船穿过竹笋园，慢慢靠近箩斗岗了。一只普通叫做“四柱大厅”的木船，但是船篷已经拆除掉，剩下大洗澡盆似的一个光身。它底主人是两兄弟。叶益，跛了一条腿的老船家，和叶泰，身材高大的黑脸汉子，住在离这里二十里的一个小村里面。

当大雨下了两天没停过，江水像一群猛兽似地冲进每一个人家的时候，叶益非常镇定地和叶泰泅水到河边解下他们底小

船，把盐，柴枝，藏在还有半缸米的一个大水缸里。一切弄妥当，水已经浸到屋檐，把门口封掉了。叶益跳进水里，沉在水底，摸索着自己的门口，到屋里去找寻他底老婆，和他们家庭中独一无二的小孩子，他大哥遗留下来的七岁的女儿阿琼。结果他什么也没有找着，于是他重复钻出水面对他兄弟叶泰肯定地说：

“没有了。什么地方都找过……她们一定已经从别的洞口跑了出来了。”但叶益底估量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他们底小船打各个被水淹没的村落里穿出穿进，卖米和盐给躲在屋顶上的猫一样的人们和住在土岗上的猴子一样的农民。——这是聪明的哥哥叶益想出来的应时买卖。

向一些小市镇里出高价钱收买米和盐，洋火，药材，要两倍或三倍的价钱卖给被困在水里的人。叶益欢喜得像一匹疯狗，在船上跳着。这样问他底弟弟：

“听见镇上的人说什么没有？……赈灾会的人要来了么，那些王八蛋！”

他们底船流到什么地方，叶益就命令叶泰爬上那些露出水面的尖屋顶，撬开瓦筒跳进去，偷取他们合用的货物或别的值钱的东西。

在维化村地界上他两兄弟有过一些简单的争论。“要到箩斗岗吗，二哥？我们从田上岔过去吧。”

“我们不过箩斗岗？什么道理！”两县人大声争辩。一个赤着上身和脚板，腰间扎着一块围布，长头发底四边紧紧缠着一条毛巾。两个人都是同样的打扮。——这种打扮在这个时候说明健壮，活跃，和富有。

弟弟坐在船尾，用单桨划着船，固执地说：

“好、好，我不跟你多说。你无疑是打算到那儿施舍，……或者像放债胡葵说的，做点儿积福事的。”

“死了去吧！轮到你懂。……我一点都不希望做有钱佬的生意，——他们老早就跑到省城去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嘿，才是我们底时候！”

“我说钱，又不是说时候。他们这些出名的穷鬼！……别耽搁时候倒是真的。”

“要是他们底心换得米，他们也要挖出来的。我底意思是大的小的全要刮。……”

他们清清楚楚地听见箩斗岗上向他们呼喊的声音了。叶益摇摇晃晃地，叶益歪斜着身体站在船中心，异常有劲地举起五个指头，大声回答：

“便宜啦，上等白米，五毛钱一斤。”

他们连一笔最小的生意都没有做成功。有几个几乎裸露着前胸的女人用她们性急的追问激怒了这两兄弟。

“那么，赈灾衙门的人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呀？”

“……没有听说过。”弟弟叶泰冷然说，“哪里有什么衙门。谁要在这个时候赈济别人，是为了什么的呢！”

叶益仍然热心地像骂人一样向岗上的脚色提议：

“哪个契弟（故示亲昵的意思）要找陆地的？……整天出着太阳，地下连半分水都没有：北远，角埗，沥井，哪个合家铲要去？五块钱，小孩子减半。”

“多少？”徐溪伯蹲在地上，光秃的头顶在阴暗的天色里奇怪地闪出光来，问了。

“五块。”

“不贵。”